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四一七次会议

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25分举行

纽约

- 主席： 德拉特先生 (法国)
- 成员：
- | | |
|---------------------|-----------------|
| 安哥拉 |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
| 乍得 | 谢里夫先生 |
| 智利 |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
| 中国 | 王民先生 |
| 约旦 | 卡瓦夫人 |
| 立陶宛 | 包布利斯先生 |
| 马来西亚 | 阿德宁夫人 |
| 新西兰 | 麦克莱先生 |
| 尼日利亚 | 萨尔基先生 |
| 俄罗斯联邦 | 萨夫龙科夫先生 |
| 西班牙 |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威尔逊先生 |
| 美利坚合众国 | 普雷斯曼先生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罗伯特·塞里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由于这是塞里先生最后一次以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身份向安理会作通报，我谨借此机会热烈感谢他的出色服务。安理会向他表示感谢并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现在请塞里先生发言。

塞里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热烈感谢你的客气话。过去7年的不平凡经历将一直伴随我的余生。我谦恭和感激地对给予我这个独特机会表示感谢。

（以英语发言）

今天，在该区域经历了又一个月的暴行并且这一暴行在区域各地造成巨大人类痛苦的背景下，我向安理会通报情况。由于这是我最后一次通报，我打算重点谈我自己的任务规定，当然同时要认识到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受到了区域中引人注目事件的影响。

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认真解决以色列的安全关切。但是，完全忽视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更广大阿拉伯世界之间达成和平——我再三警告安理会我们可能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当于在区域的火焰上浇更多的油。相反，在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和结束当代历史上历时最久的占领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将大大有助于改善区域安全和加强区域中的温和力量。在这方面，《阿拉伯和平倡议》仍然提供了以

色列同阿拉伯和更广大的穆斯林世界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孤立自己的前景。

首先让我简单介绍本报告所述期间重大事件的最新情况，然后根据我7年的经验提出一些安理会可能希望考虑的临别赠言。

3月17日以色列举行了大选。我们祝贺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利库德党赢得最多席位，并注意到里夫林总统已经邀请他组建下届政府，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但是，坦率地说，我对于竞选活动最后几天发表的使人严重质疑以色列对两国解决方案的承诺的许多强硬言论、特别是总理的言论感到关切。我敦促以色列下任政府抓住新授权的机会，迅速以言论、更重要的是以行动表明这一承诺。

本月早些时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作出一系列决定，包括“鉴于以色列有系统和持续不遵守根据已签署协议承担的义务，中止所有形式的安全协调。”应指出，在三个月内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将汇报该决定的执行情况，不过安全协调迄今仍在进行。这一行动可能产生深远的后果，随着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于4月1日起生效，这是巴勒斯坦决心不返回现状的又一个强有力信号。

我们不能逃离现实。终止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可能成为《奥斯陆协定》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不过各方仍有时间结束适得其反的行动和反击循环。

以色列已经第三个月扣留巴勒斯坦税款，金额达4亿多美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危机正在加深。我们深感关切的是，尽管已宣布2015年的紧缩预算，该临时救急措施可能不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生存下去。以色列的行动违反了《奥斯陆协定巴黎议定书》。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立即撤销其决定。

在加沙，与公务员制度改革缺乏进展有关的同样的破坏性财政危机继续加剧紧张局势。联合国

协助为加沙公务员提供人道主义付款已过去近五个月。我不禁感到，可能需要再次作出这种姿态，在当事方解决根本问题之前保持最起码的稳定条件。

在这方面，我欢迎哈姆达拉总理本周第二次访问加沙，并赞扬他继续努力为这一关键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这将有助于其政府在加沙承担应负起的责任。我还欢迎阿巴斯总统和哈马斯上周宣布支持与加沙公共部门的整合和改革有关的瑞士路线图。我感谢瑞士在该问题上作出的坚定努力，并敦促迅速执行路线图。

虽然加沙令的恶劣局势继续存在，但出现了一些进展迹象。临时的加沙重建机制虽然还不够，但该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截至3月23日，通过该机制处理了近80%的受损住房，有61000人购买了建筑材料修理房屋。此外，该机制已准备好处理大规模重建。40多个国际和私营部门项目获得批准，有5个项目已在进行，包括卡塔尔建造1000个住房单元的首个住房项目。我赞赏以色列愿意促进这一进程。因此，我鼓励所有国际伙伴注意到该机制正在工作，并鼓励他们按照去年10月在开罗的承诺，充分参与加沙重建。

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局势依然紧张。在过去七年几乎所有月度通报会上，我们报告了消极的事态发展。其中包括因示威游行而丧失生命和受伤，往往涉及以色列定居者的族裔间暴力，以色列的搜查和逮捕行动。我们也报告了安全事件，包括越来越多的所谓独狼袭击。秘书长和我坚决谴责恐怖行为。我不需要用提供细节的方式报告，本月的情况类似于以往通报的平均数，包括拆毁房屋——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的情况。数字有时会隐藏长期占领的严峻现实，此种占领导致绝望情绪与日俱增。

我们也没有忘记向安理会报告更加积极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与巴勒斯坦建国和以色列放松限制措施有关的事态发展。经过长期争论之后，拉瓦比终于连接到供水网，从而使家庭能够开始搬入拉马拉

附近的该现代化巴勒斯坦城镇。我还欢迎以色列最近采取步骤放松对人员和货物在西岸和加沙流动的某些限制。我希望能够定期报告这种积极的新闻，我敦促以色列扩大这些重要的举措。

不足为奇的是，尽管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定居点规划和活动本月也继续进行。根据以色列非政府组织立刻实现和平运动，从2008年1月至2014年1月——即我担任特别协调员7年之中的6年——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稳步增加了大约16%，达到551500人——超过50万人。在此期间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建造了约16500个新住房单元。

非法定居点活动完全不符合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目标，并可能扼杀根据为两个民族建立两个国家的范式达成和平的任何可能性。我坦率地说不知道是否已经太晚。除非以色列新政府采取可信步骤冻结定居点活动，否则无法恢复最起码的信任条件。

请允许我在最后一次通报中谈谈我的临别想法。

在离开这一职位之时，我不能不表示我最主要的感想，即我参加了一个扯皮无休止的和平进程。在过去7年中，三个美国领导的和平倡议仍无定论，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迫切需要、作为两国解决方案一部分的巴勒斯坦国政治基础。阿巴斯总统和法耶兹前总理大力推动的巴勒斯坦建国方面令人瞩目的进展已开始转变为功败垂成，其原因正在于此。此外，在所有三个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在加沙均发生战争，根据我在上次访问中的观察，在战争之后7个月，加沙地带遭受的破坏仍历历在目。

为了设法防止再次陷入冲突，我已公开呼吁制订优先考虑加沙的新战略。我要明确地说，我并不是指“唯有加沙”。无论是我还是联合国都不会支持把加沙与西岸分割开来的战略。重点支持加沙必须与处理更广泛的和平进程紧密相连。

优先考虑加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希望捡起支离破碎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战略，让加沙保持原状。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希望再次在西岸登上和平列车然后在加沙抵达终点站。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解决加沙问题——或至少保持加沙稳定——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第三次重建加沙，然后看到它再次被毁，这样它就不会妨碍为和平而作出努力，实现期待已久的两国愿景：以色列与一个单一和统一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处。优先考虑加沙对我而言意味着紧急实现四个主要目标。

第一，我们需要在全国共识政府框架下实现更稳定的停火。我呼吁实行重建休战：冻结地上和地下一切军事活动至少三至五年。这样将留出时间，让捐助者有信心进行加沙急需的大规模快速重建：主要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住房；一条获得廉价能源的输气管；解决长期缺水问题的海水淡化厂。一旦这些紧迫需求得到满足，下一步将是研究建设一个对世界开放的海港。

第二，只有巴勒斯坦人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休战才可持续。这还没有发生。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什么替代办法呢？强化全国共识政府，让其在加沙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唯一的出路。将加沙的所有过境点置于共识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改革公务员制度，这些是以后的重要步骤。

第三，所有加沙过境点都必须进一步开放，以支持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包括连接加沙地带和西岸，并能进行出口。

第四，国际社会必须准备好在政治和财务上充分支持全国共识政府，包括履行开罗会议上作出的支持加沙重建的承诺。加沙新战略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我非常希望，通过恢复停滞不前的停火谈判和促进巴勒斯坦人和解等途径，将很快具备条件让埃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我可以坦率地说，加沙一直是联合国、也是我本人的高度优先事项。每次出现危机时，联合国，包括通过秘书长亲自介入，总是率先制止战斗。也

请允许我在这里感谢实地的联合国大家庭，特别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事发之后收拾残局并做了重要的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严峻的事实是，尽管作出所有这些努力，加沙代表了我们的集体失败，加沙人民继续承受其后果。

在七年和三次战争后的另一个教训是，中东和平进程主要在相互关联和彼此冲突的三个轨道——和平谈判、加沙及联合国——进行。这三个轨道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危险的结局——我敢说是迄今为止我们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共同努力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正如我在2012年5月以来向安理会作通报时所指出的那样，各方正在走向一个我只能将其形容为一国现实的结局。

由于各方目前看来不准备重新开始谈判，我们不应催促他们回到谈判桌旁。如果我们真正认为他们确实继续寻求两个邻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结局，但是本身在目前时刻无法商定一个有意义的恢复谈判的框架，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认真考虑提供这样一个谈判框架，包括这样做的参照标准。这也许是在目前情况下保留两国解决方案的目标的唯一途径。

和平首先是冲突各方的责任，但这一事实不能免除国际机构的责任。就四方机制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尽管最近为振兴它所作的努力，包括加强区域利益攸关者的作用，可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最终解决冲突而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架构方面发挥作用，仍然是安理会的首要责任。体现了关键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的第242（1967）号决议，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我的任期内——实际上在我的第一年里——安理会只通过了两项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决议，它们都没有提出一项战略。难道安理会进行领导的时间尚未到来？

最后，请允许我对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公室许多工作人员专心致志的工作表示赞

赏，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不可能完成我的工作。此外，我谨真诚感谢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在这些多事之年向我提供的一切支持。没有他们的坚强后盾，特别是支持我作为实地唯一的常驻和平特使同有关各方进行接触，包括酌情与哈马斯等非国家行为体进行接触，我就不可能执行我的任务。有目的地与这种对话者进行接触，是在复杂的现代冲突中寻求和平的任何特使的一项重要活动。

最后，我祝愿我的继任者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在处理这个具有无限挑战性的环境时一切顺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塞里先生的通报并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上午10时45分散会。